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

吴长华著

的所未有。的這種密切的關係，以及他決定了

的穩定的態度，這才是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美

士和「文化革命的僧人」的極其根本和極其實際的

同時，這也是他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來的自覺思想鬥爭的結

果也。從他主觀上說，能夠達到這地步，不

下十達到的人而是一步一步達到的，是他的思想的一

果，是他在主觀上以及他對於歷史發展過程的認識的結果。

步發展過程的結果。我在上面的幾點回憶裏已經談到

思想（他思想的發展）

他的「思想」現在非覺得還可以這樣說：這個人（而

的行動）是非常忠實於他的思想（或信念）却

的，然而這個人的思想（或信念）却

的。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的進步

文匯出版社

以上種種概略地敘述了魯迅先生和左聯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對左聯的態度。同時我也认识到了這種關係對他和人民、和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關係。這種態度一定是革命的態度。下面我附加一二材料分析。

回憶魯迅 (一)

左聯時期

時期所表現

的思想毅力之

馮雪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

吴长华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 / 吴长华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496-0127-1

I. ①冯… II. ①吴… III. ①冯雪峰(1903~1976)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513 号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

作 者 / 吴长华

特约编辑 / 安春杰

责任编辑 / 闻 之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双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9.5

ISBN 978-7-5496-0127-1

定 价 / 30.00 元

我所认识的冯雪峰(序言)

王元化

1936年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兵占领北平，我在日本兵进北平那天逃难到上海。我1938年初入党，认识了孙冶方、顾准、林淡秋等。我在北平时读了鲁迅很多文章，也读了冯雪峰的文章，知道他和鲁迅的关系密切，所以对他很敬重。但我到上海时，冯雪峰已离开上海，没有能够与他见面。

我那时爱好文艺，已开始发表一些习作。原来党的关系在学生界，后来就调到文委系统。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曹荻秋和顾准。当时上海是孤岛，但与内地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有许多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在金华，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刘良模等都在金华。他们之中有人有任务到上海来，就与我们见面。在新四军的党员作家辛劳有时从皖南到上海，他说他见到过冯雪峰(可能在义乌或金华)，带来雪峰的消息，他曾说到冯雪峰很关心上海孤岛的文

艺活动，冯雪峰说你们几个搞理论的人的文章不错。

上海孤岛时期，党的文艺小组办过丛刊，有戴平万、林淡秋、楼适夷和我等人，人员变化流动很大，办的主要是《奔流》丛刊，是在租界里，被停刊后，又出《奔流新集丛刊》，出过两集，一集叫《直入》，一集叫《横眉》（是茅盾题的字）。楼适夷用真名发表了《怀雪峰》，因为当时冯雪峰生死不明，有种种谣传，就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当时雪峰的才华、看问题的深度都被人所敬重，楼适夷的文章也代表了当时上海地下党中的许多人对雪峰的感情。因为冯雪峰是有名的共产党，丛刊因此被禁，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我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内地回上海时。那时我与魏金枝、林淡秋、满涛等人经常在魏金枝任教的南屏女中见面，讨论文艺问题。我们一起办过《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名《新生代》）。冯雪峰与我们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家中，我以为雪峰最有才华，他写的《有进无退》、《乡风与市风》等书都很深刻。毛泽东说过他喜欢冯雪峰的文章，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指定《乡风与市风》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书。

冯雪峰对我们几个人说过，有一次晚上，他与毛泽东在树林里散步（长征时），毛泽东对他说了许多对鲁迅的看法，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鲁迅评价很高。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所说，毛泽东喜欢鲁迅只是为了政治需要。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与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有共同之处。

冯雪峰很耿直、直率，说话不考虑人际关系。为什么毛泽东后

来不喜欢冯雪峰？我听说因为冯雪峰写过文章，说关于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要“反问三次……”这是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主张的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注：这篇文章就是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题外的话》，收入《雪峰文集》2卷365页，文章中写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解放后，我也写了一篇有关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文章，雪峰对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了，你不要再写了。

胡风说：“我有许多看法是从冯雪峰那里来的。”后期胡风对冯雪峰不好，他信中写的二马就是指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甸到上海来，他告诉我冯雪峰在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我与父亲合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英国军官呤唎写的，我父亲译八章，我译十六章。当时写太平天国的书都是反对他们的，只有这本是歌颂的。作者在前面写道：“献给忠王李秀成。”这本书当时已有影响。冯雪峰看这本我译的书是为搞清太平天国作战时走过的路线。

夏衍与冯雪峰有隔阂，我听说，1936年时夏衍听章乃器说冯雪峰说过：“夏衍是坏人，要扭关捕房，他（夏衍）不能代表党。”周扬在“文革”以后去看冯雪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很好。

解放初，冯雪峰调出时代出版社，我调进去。他那时把他的书都送给我，在“文革”爆发时，我想这些书不能再留了，就把他的书与胡适的书都烧了。

冯雪峰在解放后把他以前写的有关教条主义等文章都修改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胡风反对他的修改稿。冯雪峰后期写的《党

给鲁迅以力量》，就有些不符合鲁迅的实际情况。

冯雪峰在中央苏区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很少，所以很不容易的。（注：冯雪峰于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2002年4月9日

目录

序 言 我所认识的冯雪峰 王元化__ I

第一章 歌唱在湖畔__ I

第二章 闯荡北京__ 25

第三章 “左联”时期__ 39

第四章 最佩服的人——鲁迅__ 61

第五章 危难相助瞿秋白__ 79

第六章 文章知己丁玲__ 99

第七章 转战在革命根据地__ 119

第八章 陕北来人__ 135

第九章 乡居神坛写长征__ 161

第十章 上饶集中营里的“囚徒”__ 177

第十一章 飞出牢笼到重庆__ 197

第十二章 重返上海__ 215

第十三章 解放初期的建树__ 233

第十四章 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的厄运__ 253

第十五章 魂归故里__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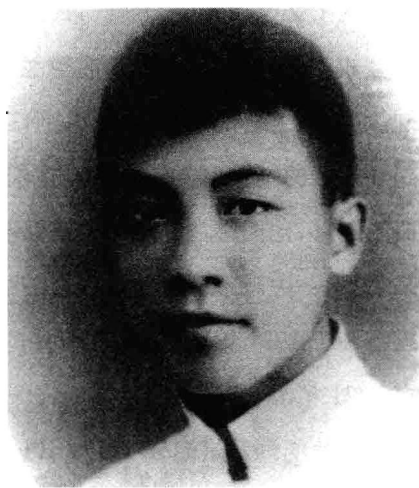
后记__ 293

第一章 歌唱在湖畔

1921年春，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驱逐学监顾华钟的风潮，学生的带头人冯雪峰因此而被学校开除学籍。他当时才18岁，却很有胆识，绝不屈服，带着同学们为他凑集的17元钱直奔省城杭州，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并把自己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当春暖花开时节，他的祖母随同乡里的老太太们到兰溪进香拜佛，顺道去金华探望心爱的长孙，方才得知他已不在七师读书了。从此，他完全冲破了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奔向新的天地。

冯雪峰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真是他的福气，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只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影响颇大。校长经亨颐改革时弊，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聘请进步的教师，也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教师中有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也有著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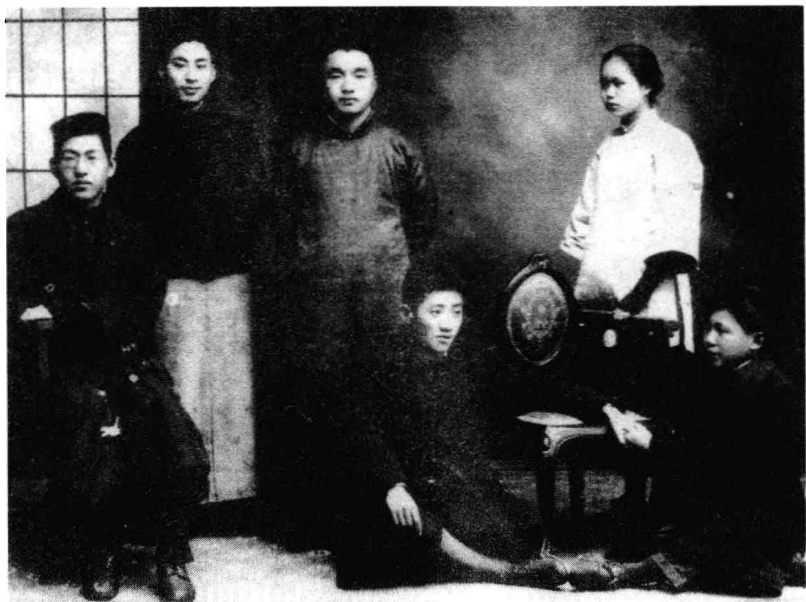
1921年，冯雪峰18岁时留影

作家与学者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刘延陵等，吸引了进步的学生纷纷慕名负笈而来，学校呈现一派勃勃生机，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社团纷纷创立。冯雪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心情舒畅。在他两鬓染苍的晚年，心中还感念扶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当年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如赵平复（柔石）、潘漠华、汪静之、魏金枝等，都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也许，满腔的热情更适合写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崭露头角。1920年3月，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各种新文学报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都为新诗开辟了园地，澎湃的诗情激励着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他们跃跃欲试，渴望登上诗坛。

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的辅导下，浙一师在1921年下半年成立了文学团体“晨光社”，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成为中坚力量，也有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参加，还有个别的教员和《浙江日报》的编辑，出版了《浙江日报》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他们的活动场所就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西子湖畔，他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到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一边品茶观景，一边观摩各人的习作，相互促进。在这种浓浓的诗的气氛中，冯雪峰于1921年11月19日创作了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刊登在1921年1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这首取材于省议会的诗歌表明他的创作崇尚现实主义，以针砭时弊为己任，不是无病呻吟。

1922年1月15日，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物，为新诗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冯



朱自清(左三)、叶圣陶(左二)、汪静之(右一)等晨光社部分社员合影

雪峰的第二首诗《小诗》(作于 1921 年 11 月 21 日)即发表在《诗》月刊一卷二期上(1922 年 2 月 15 日出版)。《诗》月刊发表的湖畔派诗有 30 余首之多,可见它在培育青年诗人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冯雪峰在写作第二首诗的时间距离写第一首诗仅两天,也可见他的勤奋。

冯雪峰在老师的培养下和同学们的切磋中,努力探索诗的奥秘,使他一举成名的是湖畔诗社的建立和《湖畔》诗集的出版。1922 年 4 月,这个年仅 19 岁,从山间小路走来的少年登上了诗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湖畔诗社成立在杭州西湖,它的三个主要成员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都是浙江一师的学生,而起主要促成作用的应修人却是上海棉业银行的职员。由于他的介入,出版湖畔诗集的梦想才得以成真。应



湖畔诗社社员应修人

修人生于1900年，浙江慈溪人。他比冯雪峰年长三岁，只读过乡间小学，14岁到上海福源钱庄当学徒。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时，上海各界纷纷响应，未满20岁的应修人，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投入反帝反封建的行列。1919年5月12日，福源钱庄组织“救国十人团”，他被选为书记；6月7日，钱庄罢市，他发起捐款，把募得的钱支持学生运动。他留下了五四时期的三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活动，使我们看到湖畔诗社

当时建立的过程，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①

应修人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抱负的青年，他学习勤奋，在业余时间主持上海通信图书馆，开展青年读书活动，还坚持在每天的清晨和晚上刻苦自学诗词、英文、世界语等，并开始创作和发表新诗。他在《新青年》《新潮》《诗》等杂志上看到汪静之的诗，非常喜欢，就开始通信。汪静之又给他介绍了冯雪峰和潘漠华，他们互寄诗稿。于是1922年春应修人准备利用春假，去杭州与他们相聚，因为他们从未见过面，汪静之寄给应修人一张他与漠华、雪峰的三人合影，而应修人也为了汪静之能顺利地火车站接到他，特地寄去一张五寸的全身照，还在照片背面题上“西湖去”三个字。终于他乘上3月31日早上的火车，为了这一天，应修人激动得夜不成寐。中午12时40分，火车进入



湖畔诗社三诗友合影(1922年4月8日于杭州),左起: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

杭州城站，早在迎候的汪静之陪他住进湖滨清华旅馆 11 号房间，这就是湖畔诗社的诞生地。

应修人会同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后，因为他们兴趣相同，对诗坛的观点一致，因此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这七天之中，他们日夜沉醉在诗中。他们结伴同行，或漫步，或泛舟，畅游孤山、葛岭，过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攀凤凰山、北高峰，登南屏山、六和塔……逢雨天，他们头戴笠帽，足蹬草鞋，在桃花树下写诗，在苏堤上吟哦，在青山绿水之中自由自在，纵情歌唱。正如他们在《湖畔》诗集扉页上所题：“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栖霞岭上的大树、保俶塔下的古道、钱塘江上的波涛、紫云洞旁的轿夫、田野里的豆花、柳枝上的黄莺，他们都一一信手拈来，化作清新的诗句，喷突而出，闪耀着青春的光彩，诗情友情像甘露滋润了他们的心田，他们快乐无比。他们白天在西湖吟诗唱和，晚上就在应修人住的清华旅社里选编诗作。1922 年 4 月 5 日，在应修人的提议下，由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四人共同组成湖畔诗社，无定期出集子，先出第一集《湖畔》。于是由几个少年诗人组成的湖畔诗社就在西子湖畔宣告诞生了。

因为汪静之的《蕙的风》已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所以只从《蕙的风》中抄出六首小诗，收入《湖畔》诗集，以示共有四位诗友。4 月 6 日，应修人带了诗稿回沪，临别依依，他一早就赶到浙一师，四人共进午餐，下午又一起到湖边白堤散步，在西泠印社摄影，到火车站忍泪挥手而别。

应修人回到上海后，就忙着《湖畔》诗集的出版，因亚东图书馆已

答应出版汪静之的《蕙的风》，而且《湖畔》诗集的作者都是未成名的少年，因此不愿接受出版，好在应修人当时已经工作，因此决定自费出版，由他出资。如果没有应修人，靠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三个穷学生，要自费出版诗集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就没有湖畔诗社的存在了。从4月17日应修人把诗稿送到华丰印刷厂，至5月4日送样本，5月8日全部书送到，前后仅20天，共3千册，计195元。^②寄北京、杭州、苏州、湖州、长沙等地代售，很快就售完。8月，汪静之的《蕙的风》出版。鉴于群众对《湖畔》诗的欢迎，他们就积极准备编选《湖畔》第二集。

1923年3月10日，浙江第一师范春季开学，这天晚膳全体寄宿学生200人及教师50人中毒，饭毕后五分钟内皆觉全身颤搐，一小时内进入危险之境，当即召集全城医生看护进行抢救，中毒深的五人当场死亡，第二天又有16人死亡，只有少数学生未在学校晚膳的得以幸免。中毒学生身上发白色斑点，并觉奇痒，大约是毒质向外发泄之故。^③这是一起重大的投毒案，据冯雪峰后来对朋友们说，是学生自治会长俞尔衡挪用公款，同学们逼他交账，他铤而走险，从化学实验室里偷了一瓶砒霜，串通炊事员钱阿利、毕和尚把它放入晚饭里酿成悲惨后果。幸好那天冯雪峰有事出去，在街上已吃了一些点心，因此晚饭吃得少些，但也中了毒。后来他自己庆幸这次没有被毒死，几番对朋友说他能活下来也是命大了，当时吃了有毒的晚饭后，连肠子也直了，上楼梯都是爬上去的，以为要死了。家中得知消息后，祖父由姑丈陪同，特地赶到杭州来探望他。

浙江第一师范发生中毒事件后，《民国日报》等报纸都有所报道。3月12日，应修人在上海看到报上登载浙一师学生已有十多人死于